

晉

書

十二



羊祜

杜預 子錫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並以清德聞祖績仕漢南陽太守父衛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年十二喪父孝思過禮事叔父耽甚謹嘗遊汶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及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二寸美鬚眉善談論郡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子妻之舉上計吏川四辟從事秀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之顏子也與王沉俱被曹爽辟沉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沉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常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夏侯霸之降蜀也姻親多告絕祜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尋遭母憂長兄發又卒毀慕寢頓十餘年以道素自居恂恂若儒者文帝為大將軍辟祜未就公車徵拜中書侍郎俄遷給事中黃門郎時高貴鄉公好屬文在位者多獻詩賦汝南和道以忤意見斥祜在其間不得

而親踈有識尚焉陳留王立賜爵關中侯邑百戶以少帝不願為侍臣求出補吏徙祕書監及五等建封鉅平子邑六百戶鍾會有寵而忌祜亦憚之及會誅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兼內外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勳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郡公邑二千戶固讓封不受乃進本爵為侯置郎中令備九官之職加夫人印綬泰始初詔曰夫揔齊機衡允釐六職朝政之本也祜執德清劬忠亮純茂經緯文武蹇蹇卓立直雖處腹心之任而不撓樞機之重非垂拱無為委任責成之意也其以祜為尚書右僕射衛將軍給本營兵時王佑賈充裴秀皆前朝名望祜每讓不處其右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衛將軍如故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時長吏喪官後人惡之多毀壞舊府祜以死生有命非居室書下征鎮晉加禁斷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祜患之音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

大獲其利祐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祐祐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而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檠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祐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祐上表固讓曰臣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任常以智力不可頓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悚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連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身辱高位傾覆尋至願守先人敝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達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狗之間而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且臣雖所見者狹據今光祿大夫李熹執節高亮在公正色光祿大夫魯芝執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清亮簡素立身在朝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位外內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行通方隅多事乞留前因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關匹夫之志有不

可奪不聽及還鎮吳西陵督步闡舉城來降吳將陸抗攻之甚急詔祐迎闡祐率兵五萬出江陵遣荊州刺史楊肇攻抗不剋闡竟為抗所擒有司奏祐所統八萬餘人賊衆不過三萬祐頓兵江陵使賊備得設乃遣楊肇偏軍入險兵少糧懸軍人挫衄皆違詔命無大臣節可免官以侯就第竟在貶為平南將軍而免楊肇為庶人祐以子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

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脩德信以懷初  
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  
欲進誦詎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為俘者祐遣  
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顛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  
尚潘景來寇祐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祐以禮  
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祐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  
降祐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眾江沔遊獵常  
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  
翕然從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祐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祐之德  
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祐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  
諫抗抗曰羊祐豈醜人者時談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每告其戍  
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  
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  
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祐無傷也祐貞懇無私疾惡邪佞荀勗馮紆之徒

晉列傳四

三

其忌之從甥王衍嘗詣祐陳事辭甚後辯祐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祐顧  
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步闡之役  
祐以軍法將斬王戎故戎衍並憾之每言論多毀祐時人爲之語曰二  
王當國羊公無德咸寧初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得專辟召初  
祐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謡曰阿童復阿童銜刀俘渡江  
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祐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  
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爲大司農祐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  
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脩舟楫爲順流之計祐繕甲訓卒  
廣爲戎備至是上疏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  
休息非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阻夫期運雖天所授而  
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  
勳成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戰  
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比來十三年是謂一周  
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

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東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尸數萬乘勝席卷徑至城都漢中諸城皆鳥栖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劔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之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為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自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

晉列傳四

四

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尅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涼屢敗祐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祐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夫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其後詔以泰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為南城郡封祐為南城侯置相與郡公同祐讓曰昔張良請受留萬戶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於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謗固執不拜帝許之祐每被登進常守中退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是以名德遠播朝野具瞻搢紳僉議當居台輔帝方有兼并之志杖祐以東南之任故寢之祐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謹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

由或謂祐慎密太過者祐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祐丈夫嘗勸祐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可不美乎祐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人百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土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踈廣是吾師也祐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問今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祐當討吳賊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邑三百戶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略戶口詔遣侍臣移書詰祐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祐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

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者不能詰祐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會景獻宮車在殯哀慟至篤中詔申諭扶疾引見命乘輦入殿無下拜甚見優禮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策祐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剋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為百代之盛孰如舍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而越也將為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祐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祐卧護諸將祐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髮皆為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祐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賜以東園秘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詔曰征南大將軍南城侯祐

德冲素思心清遠始在內職值登大命乃心篤誠左右王事入綜機密  
出統方岳當終顯烈永輔朕躬而奄忽殂隕悼之傷懷其追贈侍中大  
傅持節如故祐立身清儉被服率素祿俸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  
士家無餘財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從弟琇等述祐素志求葬於先  
人墓次帝不許賜去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頃謚曰成祐喪既引帝於  
大司馬門南臨送祐甥齊王攸表祐妻不以侯歛之意帝乃詔曰祐固  
讓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  
節也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初文帝崩祐謂傳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  
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歎息今主上天縱至孝有曾  
閔之性雖奪其服實行喪禮喪禮實行除服何為邪若因此革漢魏之  
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風俗垂美百代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淺  
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祐曰  
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  
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祐乃止祐所著文章及為老

子傳並行於世襄陽百姓於峴山祐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  
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隋漢碑荆州人為祐諱名屋室  
皆以門為稱改戶曹為辟曹焉祐開府累年謙讓不辟士始有所命會  
卒不得除者故叅佐劉儉趙寅劉弼孫勃等牋詣預曰昔以謬選忝備  
官屬各得與前征南大將軍祐叅同庶事祐執德冲虛操尚清遠德高  
而躡甲位優而行恭前膺顯命來撫南夏既有三司之儀復加大將軍  
之號雖居其位不行其制至今海內渴仰羣俊望風涉其門者負夫反  
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也自鎮北境政化被乎江漢潛謀遠  
計闢國開疆諸所規摹皆有軌量志存公家以死勤事始辟四掾未至  
而隕夫舉賢報國台輔之遠任也搜揚側陋亦台輔之宿心也中道而  
廢亦台輔之私恨也履謙積稔晚節不遂此遠近所以為之感痛者也  
昔召伯所憇爰流甘棠宣子所游封殖其樹夫思其人尚及其樹况生  
存所辟之士便當隨例放棄者乎乞蒙列上得依已至掾屬預表曰祐  
雖開府而不備僚屬引謙之至宜見顯明及扶疾辟士未到而沒家無



胤嗣官無命士此方之望隱爰載懷夫篤終追遠人德歸厚漢祖不惜  
四千戶之封以慰趙子弟心請議之詔不許祐卒二歲而吳平羣臣上  
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剋定之功策告祐廟仍依蕭  
何故事封其夫人策曰皇帝使謁者杜宏告故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祐  
昔吳為不恭負險稱號郊境不闢多歷年所祐受任南夏思靜其難外  
揚王化內經廟略著德推誠江漢歸心舉有成資謀有全策昊天不弔  
所志在卒朕用悼恨于厥心乃班命羣帥致天之討兵不踰時一征而  
滅疇昔之規若人符契夫賞不失勞國有彝典宜增啓王宇以崇前命  
而重違公高讓之素今封夫人夏侯氏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又賜帛  
萬匹穀萬斛祐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祐  
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譙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  
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祐之前身也又  
有善相墓者言祐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无後祐遂鑿之相者見  
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祐貴隋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帝以祐兄子暨為

嗣暨以父沒不得為人後帝又令暨弟伊為祐後又不奉詔帝怒並收  
免之太康二年以伊弟篇為鉅平侯奉祐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  
舍產犢及遷而留之位至散騎常侍早卒孝武太元中封祐兄玄孫之  
子法興為鉅平侯邑五千戶以桓玄黨誅國除尚書祠部郎荀伯子上  
表訟之曰臣聞咎繇亡嗣臧文以為深歎伯氏奪邑管仲所以稱仁功  
高可百世不泯濫賞無得崇朝故太傅鉅平侯羊祐明德通賢國之宗  
勳參佐命功成平吳而後嗣闕然蒸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絕世輒  
繼愚謂鉅平封宜同鄴國故太尉廣陵公准黨翼賊倫禍加淮南因逆  
為利籍鄉食大邦值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因而不奪今王道惟新豈可不  
大判臧否謂廣陵國宜在削除故太保衛瓘本爵當陽縣公既被橫害  
乃進茅土始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名臣多非理終瓘功德無殊而獨  
受偏賞謂宜罷其郡封復邑當陽則與奪有倫善惡分矣音寢不報祐  
前母孔融女生兄發官至都督淮北護軍初發與祐同母兄承俱得病  
祐母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而承竟死發長子倫高陽相倫

弟既陽平太守暨弟伊初為車騎賈充掾後歷平南將軍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宛為昌所殺追贈鎮南將軍祐伯父祕官至京兆太守子祉魏郡太守祕孫亮字長玄有才能多計數與之交者必偽盡款誠人皆謂得其心而殊非其實也初為太傅楊駿參軍時京兆多盜竊駿欲更重其法盜百錢加大辟請官屬會議亮曰昔楚江一母失布以為盜由令尹公若無欲盜宜自止何重法為駿斬而止累轉大鴻臚時惠帝在長安亮與關東連謀內不自安奔于并州為劉元海所害亮弟陶為徐州刺史

杜預字元顛京兆杜陵人也祖幾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預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初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父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在職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為鎮西長史及會反睿佐並遇害唯預以智獲免增邑千一百五十戶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為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

晉傳四

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及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鍾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趨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詔班于天下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受詔為黜陟之課其略曰百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曩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章巧飾弥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筭課而清濁粗率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宣尺物理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皆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摠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已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即亦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類亦無取於黜陟也司隸校尉石鑿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爲安西軍司給兵三百人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屬虜兵強盛石鑿時爲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乏宜并力大運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墜大怒復奏預擅飾城門官舍私置之軍興遣御史檻

四日列四

九

車徵詣廷尉以預尚主在八議以侯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略會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開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首聞俄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藉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興常平倉定穀價較監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石鑿自軍還論功不實爲預所糾遂相讎恨言論諛譁並坐免官以侯蕪本職數年復拜度支尚書元皇后梓宮將遷于峻陽陵舊制旣葬帝及羣臣即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終制從之預以時歷差舛不應屢度奏上二元軋度歷行於世預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寮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周廟歌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加歎焉咸寧四年秋大霖雨蝗蟲起預上疏多陳農要事在食化具志預在內七年

損益万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  
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与帝意合祜病卒預自代因  
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荆  
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駙馬預既至鎮繕兵甲耀威武乃簡精銳襲  
吳西陵叔督張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戶政吳之名將也據要  
害之地取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至早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  
還其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留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  
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处分既定乃啟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  
欲大率預表陳至計曰自閏月以來賊但勅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  
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認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  
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  
使卒而有敗勿卒可也事爲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  
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  
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趨趨便先驅進其  
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  
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預旬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不同  
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  
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  
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取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  
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侍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  
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已來  
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脩江南諸  
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  
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其帟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  
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良能當今討之  
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將軍樊顯  
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州奇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尅  
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百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汎舟夜渡

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  
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百巢  
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百等發伏兵隨歆軍而  
入歆不覺見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為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  
是進逼江陵吳都督將伍延偽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攻剋之既平上流於  
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杖節稱詔  
而綏撫之凡所斬及生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又  
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南北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荆肅然吳  
人赴者如歸矣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為大笑時  
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  
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言如  
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群帥徑造林陵所  
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  
陽縣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戶封子耽為亭侯千戶賜絹八千匹初攻

江陵吳人知預病瘳憚其知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瘳輒斫使  
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預既還鎮累陳家世吏職武非其功  
請退不許預以天下雖安志戰必危勤於講武脩立泮宮江漢懷德化  
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脩邵信  
臣遺跡激用滄濟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  
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  
巴丘湖沅湖之會表裏山川寔為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  
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  
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凡所興造必考  
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  
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勳績一沈  
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預身不跨馬射不  
穿札而每在大事輒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誨人  
不倦敏於事而慎於言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

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麻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執虐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左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預初在荊州因宴集醉卧齋中外人聞嘔吐声竊窺於戶正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其後徵爲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時年六十二帝甚嗟悼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預先爲遺令曰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理同於无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已意所欲也吾往爲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開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躡南北之

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爲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无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爲將來北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爲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子孫一以遵之子錫嗣

錫字世蝦少有盛名起家長沙王又文學累迁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烈屢諫愍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針著錫常所坐处檀中刺之流血他日太子問錫向著何事錫對醉不知太子詰之曰君喜弄貝人何自作過也後轉衛將軍長史趙王倫篡位以爲治書御史孫秀求交於錫而錫鉅之秀雖銜之憚其名高不敢害也惠帝反政迁吏部郎城

陽太守不拜仍迁尚書左丞年四十八卒贈散騎常侍子又嗣在外戚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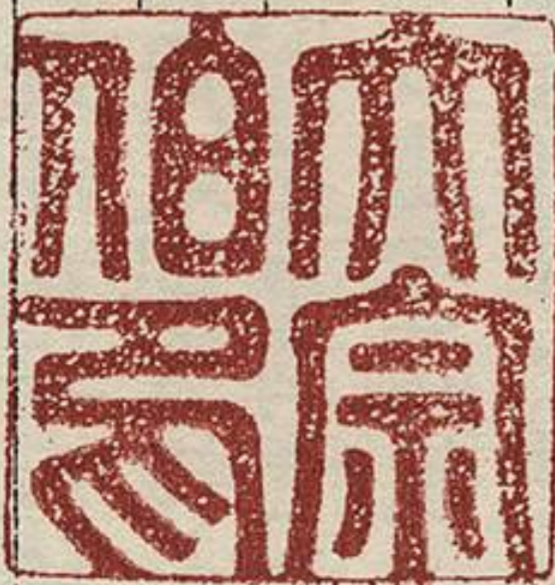
史臣曰泰始之際人祇呈貺羊公起平吳之策其見天地之心焉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牧秦王罷東并之勢桑枝不競瓜澗空慙垂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襁袂同歸而在乎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飈者也杜預不有生知用之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歟夫三年之喪云無貴賤雖織奪於在位可以興嗟既葬釋於儲君何其斯酷徇以苟合不求其正以當代之元良為諸侯之庶子檀弓習於變禮者也杜預其有焉

贊曰漢池西險吳江左迴羊公恩信百萬歸來昔之誓旅懷經空素元凱文場稱為武庫

列傳第四

晉書三十四

十三



陳騫 子輿

裴秀

子頌 秀從弟楷 楷子憲

陳騫臨淮東陽人也父矯魏司徒矯本廣陵劉氏為外祖陳氏所養因而改焉騫沈厚有智謀初矯為尚書令侍中劉曄見幸於魏明帝譜矯專權矯憂懼以問騫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過不作公耳後帝意果釋騫尚少為夏侯玄所侮意色自若玄以此異之起家尚書郎遷中山安平太守並著稱績徵為相國司馬長史御史中丞遷尚書封安國亭侯蜀賊寇隴右以尚書持節行征蜀將軍破賊而還會諸葛誕之亂復以尚書行安東將軍壽春平拜使持節都督淮北諸軍事安東將軍進爵廣陵侯轉都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又轉都督江南諸軍事徙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封矧侯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勳進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遷侍中大將軍出為都督揚州諸軍事餘如故假黃鉞攻拔吳枳里城破涂中屯戍賜騫兄子惔爵關中侯咸寧初遷太尉轉大司馬騫因入朝言於帝曰胡列牽弘皆勇而無謀彊於自用非綏邊之材將為國恥願陛下詳之時弘為揚州刺史不承順騫命帝以為不協相構於是徵弘既至尋復以為涼州刺史騫竊歎息以為必敗二人後果失羌戎之和皆被寇喪沒征討連歲僅而得定帝乃悔之騫少有度量含垢匿瑕所在有績與賈充石苞裴秀等俱為心膂而騫智度過之充等亦自以為不及也累处方任為士庶所懷既位極人臣年踰致仕思欲退身咸寧三年求入朝因乞骸骨賜袞冕之服詔曰騫元勳舊德統人東夏方弘遠績以一吳會而所苦未除每表懇切重勞以方事今聽留京城以前太尉府為大司馬府增置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車鼓吹皆如前親兵百人廚田十頃廚園五十畝廚士十人器物經用皆留給焉又給乘輿輦出入殿中加鼓吹如漢蕭何故事騫屢稱疾辭位詔曰騫履德論道朕所諮詢方賴謀猷以弘庶績宜時視事可遣散騎常侍諭意騫輒歸第詔又遣侍中敦諭還府遂固請許之位同保傅在三司之上賜以几杖不朝安車駟馬以高平公還第帝以其勳舊耆老禮之甚重又以騫有疾聽乘輿上



殿蹇素无蹇譎之風然与帝語傲及見皇太子加敬時人以為諂弟稚  
與其子輿忿爭遂說蹇子女穢行蹇表徙弟以此獲譏於世元康二年  
薨年八十一加以袞斂贈太傅謚曰武及葬帝於大司馬門臨喪望柩  
流涕礼依大司馬石苞故事子輿嗣爵

輿字顯初拜散騎侍郎洛陽令迁黃門侍郎歷將校左軍將軍大司農  
侍中坐與叔父不睦出為河内太守輿雖無檢正而有力致尋卒子植  
字弘先嗣官至散騎常侍卒子粹嗣永嘉中遇害孝武帝以蹇玄孫襲  
爵卒弟子浩之嗣宋受禪國除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也祖茂漢尚書令父潛魏尚書令秀少好李  
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衆秀年十餘歲有詣徽者  
出則過秀然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礼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為之起  
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為小兒故也宣氏知之後遂止時人為之語曰  
後進領袖有裴秀渡遼將軍母丘儉嘗薦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  
疑長蹈自然玄靜守真性入道輿博學彊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

晉列五

二

高聲聞於遠近誠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毗贊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子  
奇甘羅之儔兼苞顏冉游夏之美爽乃辟為掾襲父爵清陽亭侯遷黃  
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項之為廷尉正歷文帝安東及衛將軍司馬軍  
國之政多見信納遷散騎常侍帝之討諸葛誕也秀与尚書僕射陳泰  
黃門侍郎鍾會以行臺從豫參謀略及誕平轉尚書進封魯陽鄉侯增  
邑千戶常道鄉公立以豫議定策進爵縣侯增邑七百戶遷尚書僕射  
魏咸熙初釐革憲司時荀顛定礼儀賈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秀議  
五等之爵自騎督已上六百餘人皆封於是封秀濟川侯地方六十里  
邑千四百戶以高苑縣濟川墟為侯國初文帝未定嗣而屬意舞陽侯  
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  
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帝既  
即王位拜尚書令右光祿大夫與御史大夫王伉衛將軍賈充俱開府  
加給事中及帝受禪加左光祿大夫封鉅鹿郡公邑三千戶時安遠護  
軍郝詡與故人書云與尚書令裴秀相知望其為益有司奏免秀官詔

曰不能使人之不加諸我此古人所難交關人事謂之罪耳豈尚書令能防乎其勿有所問司隸校尉李喜復上言騎都尉劉尚為尚書令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詔又以秀幹翼朝政有動績於王室不可以小疵掩大德使推正尚罪而解秀禁止焉久之詔曰夫三司之任以翼宣皇極弼成王事者也故經國論道賴之明詰苟非其人官不虛備尚書令左光祿大夫裴秀雅量弘博思心通遠先帝登庸贊事前朝朕受明命光佐大業勳德茂著配蹤元凱宜正位居躋以康庶績其以秀為司空秀儒學洽聞且留心政事當禪代之際物納言之要其所裁當禮无違者又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彊牽引漸以闇昧於是甄適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祕府其序曰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既是漢履咸陽丞相蕭何畫秦之圖籍今秘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

列五

三

大川雖有塵穢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采入其岨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近遠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為地圖十八篇制圖之躰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辯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躰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考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筭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迫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

隱其形也秀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爲故事在位四載  
爲當世名公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泰始七年薨時年四十八  
詔曰司空經德履哲躋躋儒雅佐命翼世勳業弘茂方將宣猷敷制爲  
世宗範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万布  
百匹謚曰元初秀以尚書二十六曹統事準例不明宜使諸卿任職未  
及奏而薨其友人料其書記得表草言平吳之事其詞曰孫皓酷虐不  
及聖明御世兼弱攻昧使遺子孫將遂不能臣時有否泰非万安之勢  
也臣昔雖已屢言未有成旨今既疾篤不起謹重尸啓願陛下時共施  
用乃封以上聞詔報曰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雖在危困不  
忘王室尺忠憂國省益傷切輒當與諸賢共論也咸寧初與石苞等並  
爲王公配享廟庭有二子濬顧濬嗣位至散騎常侍早卒濬庶子憬不  
惠別封高陽亭侯以濬少弟顧嗣

顧字逸民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歎曰  
顧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賈充即顧從母夫也表秀有佐命之

晉列五

四

勳不幸嫡長喪亡遺孤稚弱顧才德英茂足以興隆國嗣詔顧襲爵顧  
固讓不許太康三年徵爲太子中庶子遷散騎常侍惠帝即位轉國子  
祭酒兼右軍將軍初顧兄子憬爲白衣顧論述其勳賜爵高陽亭侯揚  
駿將誅也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顧問太傅所在顧給之曰  
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顧曰宜至廷尉  
豫從顧言遂委而去尋而詔顧代預領左軍將軍屯方春門及駿誅以  
功當封武昌侯顧請以封憬帝許封顧次子該顧苦陳憬本承嫡宜襲  
鉅鹿先帝恩自辭不獲命武昌之封已之所蒙特請以封憬該時尚主  
故帝不聽累遷侍中時天下暫寧顧奏脩國孝刻石寫經皇太子既講  
釋奠祀孔子飲饗射侯甚有儀序又令荀藩終父勛之志鑄鍾虡磬以  
備郊廟朝享禮樂顧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勗之修律度也檢得古尺  
矩世所用四分有餘顧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大醫權  
衡此若差遠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大爲害  
尤深古詩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平不能用樂廣嘗與顧清言

欲以理服之而願辭論曹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願為言談之林數願以賈后不悅太子抗表請增崇太子所生謝淑妃位號仍啓增置後衛率吏給三千兵於是東宮宿衛萬人遷尚書侍中如故加光祿大夫每授一職未曾不彫勤固讓表疏十餘上博引古今成敗以為言覽之者莫不寒心願深慮賈后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議廢之而立謝淑妃華模皆曰帝自無廢黜之意若吾等專行之上心不以為是且諸王方剛朋黨異議恐禍如發機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願曰誠如公慮但昏虐之人無所忌憚亂可立待將如之何華曰卿二人猶且見信然勤為左右陳禍福之戒異無大悖幸天下尚安庶可優遊卒歲此謀遂寢願且夕勸說從母廣城君令戒喻賈后親待太子而已或說願曰幸與中宮內外可得盡言言若不行則可辭病屏退若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乎免矣願慨然久之而首不能行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如故願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惟恐其不居位俄復使願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願上言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

正白列五

五

私之舉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食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又表云外孫謨虞伊尹相商呂望翊周蕭張佐漢咸播功化光格四極暨于繼體各單傳說祖已樊仲亦隆中興或明揚及陋或起自庶族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美哉歷觀近世不能慕遠溺於近情多任后親以致不靜昔疎廣戒太子以舅氏為官屬前世以為知禮况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疎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即其事也表上皆優詔敦譬言時以陳準子匡韓蔚子嵩並侍東宮願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遊接必簡英雋宜用成德匡嵩幼弱未識入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愍懷太子之廢也願與張華苦爭不從語在華傳願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大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

其蔽曰夫摠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躰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為族則所稟者偏二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質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非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稔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為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鬻券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為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非庶之情信於所習

正日列五

六

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為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勿歆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列之用高浮游之業埤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為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撫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良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良之屬蓋

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為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為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為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為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沉溺之學與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亡具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者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于曾懷宜其以無為辭而曰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為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為寇則偏而害富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楊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眾家扇起各到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鈔同情以眾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埋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顧用矍然宙其所壞而攻者為彙或以為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摘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願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

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仿佛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隅略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為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眾非無為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為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墮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王衍之徒攻難交至並莫能屈又著辯才論古今精義皆辯釋焉未成而遇禍初趙王倫諂事賈后頗甚惡之倫數求官頗與張華復固執不許由是深為倫所怨倫又潛懷篡逆欲先除朝望因廢賈后之際遂誅之時年三十四二子嵩該倫亦欲害之梁王彤東海王越稱願父秀有勳王室配食太廟不宜滅其後嗣故得不死徙帶方惠帝反正追復頗本官改葬以卿

禮謚曰成以嵩嗣爵為中書黃門侍郎該出後從伯讎為散騎常侍並為乞活賊陳午所害

楷字叔則父徽魏冀州刺史楷明悟有識量弱冠知名元精老易少與王戎齊名鍾會薦之於文帝辟相國掾遷尚書郎賈充改定律令以楷為定科郎事畢詔楷於御前執讀平議當否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武帝為撫軍妙選僚來以楷為參軍事吏部郎缺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楷為吏部郎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映照人也轉中書郎出入宮省見者肅然改容武帝初登陳探策以上世數多少既而得一帝不悅羣臣失色莫有言者楷正容儀和其聲氣從容而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武帝大悅君臣皆稱萬歲俄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河內太守入為屯騎校尉右軍將軍轉侍中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崇酣讌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

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楷性寬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每遊築貴輒取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嘗營別宅其從兄衍見而悅之即以宅與衍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安於毀譽其行已任率皆此類也與山濤和嶠並以盛德居位帝嘗問曰朕應天順時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楷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時任愷庾純亦以充為言帝乃出充為關中都督充納女於太子乃止平吳之後帝方脩太平之化每延公卿與論政道楷陳三五之風次叙漢魏盛衰之迹帝稱善坐者皆歎服焉楷子璿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既執政乃轉為衛尉遷太子少師優遊無事默如也及駿誅楷以婚親收付廷尉將如法是日事起倉卒誅戮縱橫眾人為之震恐楷容色不變舉動自若索紙筆與親故書賴侍中傅祗救護得免猶坐去官太保衛

璿太宰亮稱楷貞正不阿附宜蒙爵土乃封臨海侯食邑二千方代楚王瑋為北軍中候加散騎常侍瑋怨璿亮斥已任楷楷聞之不敢拜轉為尚書楷長子輿先娶亮女女適衛璿子楷慮內難未已求出外鎮除安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垂當發而瑋果矯詔誅亮璿瑋以楷前奪已中候又与亮璿婚親密遣討楷楷素知瑋有望於已聞有變單車入城匿于妻父王渾家與亮小子一夜入徙故得免難瑋既伏誅以楷為中書令加侍中與張華王戎並管機要楷有渴利疾不樂處勢王渾為楷請曰楷受先帝拔擢之恩復蒙陛下寵遇誠竭節之秋也然楷性不競於物昔為常侍求出為河內太守後為侍中復求出為河南尹與楊駿不平求為衛尉及轉東宮班在時類之下安於淡退有識有以見其心也楷今委頓臣深憂之光祿勳缺以為可用今張華在中書王戎在尚書足奉其契無為復令楷入名臣不多當見將養不違其志要其遠濟之益不聽就加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及疾篤詔遣黃門郎王衍省疾楷迴眸矚之曰竟未相識衍深歎其神雋楷有知人之鑒蓋初

列五

九

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楷見而奇之致之於宰府嘗自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傳蝦汪翔靡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初楷家炊黍在甑或亦如拳或作血或作蕪善子其年而卒時年五十五謚曰元有五子輿瓚憲礼遜輿字祖明少襲父爵官至散騎侍郎卒謚曰簡瓚字國寶中書郎風神高邁見者皆敬之特為王綏所重每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楊駿之誅為亂兵所害

憲字景思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折節嚴重脩尚儒學足不踰閭者數年陳郡謝鯤穎川庾敳皆雋朗士也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治過之初侍講東宮歷黃門吏部郎侍中東海王越以為豫州刺史北中郎將假節王浚承制以憲為尚書永嘉末王浚為石勒所破襄嵩等莫不謝罪軍門王賂交錯惟憲及荀綽恬然私室勒素聞其名召而謂



之曰王浚虐暴幽州人鬼同疾孤恭行軋憲拯茲黎元羈舊咸歡慶謝  
交路二君齊惡傲威誠信岨絕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神色侃然泣而  
對曰臣等世荷晉榮恩遇隆重王浚凶麤醜正尚晉之遺藩雖欣聖化  
義岨誠心且武王伐紂表商容之閭未聞商容在倒戈之例也明公既  
不欲以道化厲物必於刑忍為始者防風之戮臣之分也請就辟有司  
不拜而出勤深嘉之待以賓禮勒乃簿王浚官寮親屬輿具至巨萬惟  
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卷塲粟各十數斛而已勒聞之謂其長史張賓  
曰名不虛也五口不喜得幽州喜獲二子署從事中郎出為長樂太守及  
勒僭號未遑制度憲與王波為之撰朝儀於是憲章文物擬於王者勒  
大悅署大中大夫遷司徒及季龍之世彌加禮重憲有二子挹鼓並以  
文才知名鼓仕季龍為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挹鼓俱豪俠耽酒好臧  
否人物與河間邢魚有隙魚竊乘鼓馬奔遐遼為人所獲魚誣鼓使已  
以季龍當襲鮮卑告之為備時季龍適謀伐遼而與魚辭正奮季龍悉  
誅挹鼓憲亦坐免未幾復以為右光祿大夫司徒大傅封安定郡公憲

正百八十五

十

歷官無幹績之稱然在朝玄默未嘗以物務經懷但以德重名高動見  
尊禮竟卒於石氏以族人峙子邁為嗣楷長兄黎次兄康並知名康子  
盾少歷顯位永嘉中為徐州刺史委任長史司馬與奧勸盾刑殺立威  
大發良人為兵有不奉法者罪便至死在任三年百姓嗟怨東海王越  
盾妹夫也越既薨騎督滿衡便引所發良人東還尋而劉元海遣將王  
桑趙固向彭城前鋒數騎至下邳文武不堪苛政悉皆散走盾與奔淮  
陰妻子為賊人所得奧又誘盾降趙固固妻看女有寵盾向女涕泣固  
遂殺之盾弟邵字道期元帝為安東將軍以邵為長史王道守為司馬二  
人相與為深交徵為太子中庶子復轉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揚州江  
西淮北諸軍事東中郎將隨越出頃而卒於軍中及王道守為司空既拜  
歎曰裴道期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道守子仲豫與康同字道思舊  
好乃改為敬豫焉

楷弟綽字季舒器宇宏曠官至黃門侍郎長水校尉綽子遐善言玄理  
音辭清暢泠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坐嗟服又嘗在平東將

軍周馥坐與人圍碁馥司馬行酒遐未即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碁如故其性虛和如此東海王越引為主簿後為越子毗所害初裴王二族盛於魏晉之世時人以為八裴方八王微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王導顏比王戎邈比王玄云

史臣曰周繡多士漢曰得人取類星象頡頏符契時之名流多以幹翮相許自家光國豈陳騫之謂歟秀則聲蓋朋僚稱為領袖楷則機神幼發目以清通俱為晉代名臣良有以也

贊曰世既順才才膺世至高平沈斲緼茲名器鉅鹿自然亦云經筵司媧皇鍊石晉國開祕顏有清規承家來媚

衛瓘 子恒 孫璩

張華 子禧 劉卞 臧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也高祖高漢明帝時以儒孝自代郡徵至河東安邑卒因賜所亡地而葬之子孫遂家焉父覲魏尚書瓘年十歲喪父至孝過人性貞靜有名理以明識清允稱襲父爵闕鄉侯弱冠為魏尚書郎時魏法嚴苛母陳氏愛之瓘自請得徙為通事郎轉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无所親踈甚為傅假所重謂之寧武子在位十年以任職稱累遷散騎常侍陳留王即位拜侍中持節慰勞河北以定議功增邑戶數歲轉廷尉御瓘明法理每至聽訟小大以情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給兵千人蜀既平艾輒承制封拜會陰懷異志因艾專擅密與瓘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之會遣瓘先收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加艾罪瓘知欲危已然不可得而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无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雞鳴悉來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至成都殿前艾卧未起父子俱被執艾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瓘營瓘輕出迎之之偽作表草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俄而會至乃悉請諸將胡列等因執之囚益州解舍遂發兵反於是士卒思婦內外騷動人情憂懼會留瓘謀議乃書板云欲殺胡列等舉以示瓘瓘不許因相疑貳瓘如廁見胡列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瓘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且自行會曰卿監司且先行吾當後出瓘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瓘瓘辟眩疾動詎仆地比出閣數十信追之瓘至外解服鹽湯大吐瓘素羸便似困篤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无所悼及暮門閉瓘作檄宣告諸軍諸軍並已唱義陵旦共攻會會率左右距戰諸將擊敗之唯帳下數百人隨會繞殿而走盡殺之瓘於是部分諸將羣情肅然鄧艾本營將士復追破檻車出艾還向城都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懼為變又欲專誅會之功乃遣護軍田續至縣竹夜襲艾於三造

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遊即華競自息各求於已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臣共相舉任於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厲進賢之公心數在位之明闇誠令典也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惠帝之為太子也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璿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璿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邪璿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具天醉邪璿於此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璿宣尚公主數有酒色之過楊峻素與璿不平駿復欲自專權重宜若離婚璿必遜位於是遂與黃門等毀之諷帝奪宣公主璿慚懼告老遜位乃下詔曰司空璿年未致仕而遜讓歷年欲及神志未衰以果本情至真之風實感吾心今聽其所執進位太保以公就第給親兵百人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及大車宮騎麾蓋鼓吹諸威儀一如舊典給廚田十頃園五十畝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簾褥主者務令優備以稱吾崇賢之意焉有司又奏收宣付廷尉免璿位詔不許帝後知黃門虛構欲還復主而

宣疾亡惠帝即位復璿千兵及楊駿誅以璿錄尚書事加綠綬綬劍復上殿入朝不趨給騎司馬與汝南王亮共輔朝政亮奏遣諸王還藩與朝臣廷議無敢應者唯璿贊其事楚王瑋由是憾焉賈后素怨璿且忌其方直不得騁已淫虐又聞璿與瑋有隙遂謗璿與亮欲為伊霍之事啓帝作手詔使瑋免璿等官黃門齎詔殺瑋瑋性輕險欲騁私怨夜使清河王遐收璿左右疑遐矯詔咸諫曰禮律則名台輔大臣未有此比且請距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也璿不從遂與子恒嶽裔及孫等九人同被害時年七十二恒二子璆玠時在醫家得免初杜預聞璿殺鄧言於衆艾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居摠帥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璿聞之不俟駕而謝終如預言初璿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歲餘而及禍太保主簿劉繇等冒難收璿而葬之初璿為司空時帳下督榮晦有罪璿斥遣之及難作隨兵討璿故子孫皆及于禍楚王瑋之伏誅也璿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

亭斬文及其子忠初文之入江由也以續不進將斬之既而赦焉及瑾  
遣續謂之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事平朝議封瑾瑾以討蜀之功君師  
之力二將跋扈自取滅亡雖運智謀而無搴旗之效固讓不受除使持  
節都督關中諸軍事鎮西將軍尋遷都督徐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增封  
菑陽侯以餘爵封弟寔開陽亭侯泰始初轉征東將軍進爵為大都督  
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加征東大將軍青州牧所在皆有政績除征北  
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至鎮表立平州後兼  
督之于時幽并東有務相西有力微並為邊害瑾離間二虜遂致嫌隙  
於是務桓降而力微以憂死朝廷嘉其功賜一子亭侯瑾乞以封弟未  
受命而亡子密受封為亭侯瑾六男無爵悉讓二弟遠近稱之累求入  
朝既至武帝善遇之俄使旋鎮咸寧初徵拜尚書令加侍中性嚴整以  
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尚書郎若掾屬瑾學問深博明習夏甄與尚書  
郎敦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  
謂瑾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太康初遷司空侍中令如故為政清簡甚

列傳六

二

得朝野聲譽武帝勅瑾第四子宣尚繁昌公主瑾自以諸生之胄婚對  
微素抗表固辭不許又領太子少傅加千兵百騎鼓吹之府以日蝕瑾  
與太尉汝南王亮司徒魏舒俱遜位帝不聽瑾以魏立九品且權時之  
制非經通之道宜復古鄉舉里選與太尉亮等上疏曰昔聖王崇賢舉  
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  
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脩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  
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茲以降此法陵遲魏氏承  
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  
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為勸勵猶有  
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貶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為貴人弃德  
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  
方始臣等以為宜比湯除末法一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  
所居為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為邑里郡縣之  
宰即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節其

慨故以示意於是繇等執黃幡過登聞鼓上言曰初矯詔者至公承詔當免即便奉送章綬雖有兵仗不施一刀重勅出第單車從命如矯詔之文唯免公官右軍已下即承詐偽違其本文輒戮宰輔不復表上橫收公子孫輒皆行刑賊害大臣父子九人伏見詔書為楚王所誑誤非本同謀者皆弛違如書之旨謂里舍人被驅逼齎白杖者耳律受教殺人不得免死況乎手害功臣賊殺忠良雖云非謀理所不赦今元惡雖誅殺賊猶存臣懼有司未詳事實或有縱漏不加精盡使公父子讎賊不滅冤寃永恨訴於穹蒼酷痛之臣悲於明世臣等身被創痍殞斃始訖謹條瑾前在司空時帳下給使榮晦無情被黜知瑾家人數小孫名字晦後轉給右軍其夜晦在門外揚聲大呼宜詔免公還第及門開晦前到中門復讀所齎偽詔手取公章綬貂蟬催公出第晦按次錄瑾家口及其子孫皆兵仗將送著東亭道北圍守一時之間便皆斬斫害公子孫實由於晦及將人劫盜府庫皆晦所為考晦一人衆奸皆出乞驗盡情偽加以族誅詔從之朝廷以瑾舉門無辜受禍乃追瑾伐蜀勳封

漢書卷六

七十五

九

蘭陵郡公增邑三千戶謚曰成贈假黃鉞

恒字巨山少辟司空齊王府轉太子舍人尚書郎祕書丞太子庶子黃門郎恒善草隸書為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創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勢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老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有上在下為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為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劭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塚得策書十餘萬言案劭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

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  
作異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  
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  
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偽靡  
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  
會意一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  
離離以舒光禾卉萃尊以垂穎山嶽峨嵯而連岡蟲跂跂其若動鳥似  
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  
矩折規旋或方負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  
騰于川森尔下頽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勇若鴻鴈高飛邈邈翩翩或  
縱肆阿邴若流蘇懸羽靡靡懸懸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  
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籀篆蓋異子孫  
隸草乃其苗豈觀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宜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  
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  
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  
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  
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爲  
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  
方者使負負者使方奏之始皇始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書或曰邈  
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  
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  
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  
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  
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以爲  
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  
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喜誕師  
淳而不及也大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  
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

溥也邑作篆勢曰鳥遺跡皇頤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為首形要  
妙巧入神或龜文鉞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複身頽若禾稷之垂  
穎蘊若蟲之焚緼揚波振擊雁峙鳥震延頸脅翼勢似陵雲或輕筆內  
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綠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  
杪邪趣不方不負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羣游駱驪遷  
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搗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  
不能覩其卻間般倅指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藉之首目繁  
斌斌其可觀摛華艷於統素為學藝之範先喜文德之弘懿愠作者之  
莫刊思字體之類仰舉大略而論旃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難成即  
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  
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  
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其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  
壁雇觀者以罐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為版  
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為表術將

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在劉表  
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為選部也魏武欲為洛陽令而以為北部  
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祕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  
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為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  
是鵠象鵠宜為大字耶鄧溥宜為小字鵠謂溥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  
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祕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  
與溥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  
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作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左  
隸蠲彼敏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  
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鉞列或砥平  
繩直或蛩蠶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脩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  
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虞設張庭燎飛煙嶰嶰嶰嶰  
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  
亂目眩竒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莫篆之



足筭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祕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  
大較而論旃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  
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其得  
筆勢而結字小疎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  
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急急不暇草書寸紙不  
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景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  
姜孟頽梁孔達田彦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  
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眾  
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稍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  
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白書勢之與始  
自頽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既末葉曲藉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  
官事荒蕪勤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雁時論  
指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  
有儀方不中矩負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嶇企鳥峙志在飛移狡

平百列六

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黥黥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  
竒或凌濠惴慄若據橋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蟬搗枝絕筆收勢餘纏糾  
結若杜伯捷毒緣蠟蝮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隤焉若沮岑  
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鬚鬚若斯  
及隤為楚王璋所構恒聞變以何劭嫂之父也從牆孔中詣之以問消  
息劭知而不告恒還經厨下收人正食因而遇害後贈長水校尉謚蘭  
陵貞世子二子璩璠

璩字仲寶璠璠爵後東海王越以蘭陵益其國改封江夏郡公邑八千  
五百戶懷帝即位為散騎侍郎永嘉五年沒於劉聰元帝以璠玄孫崇

嗣

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璠曰此兒有異於眾顧吾年老不見  
其成長耳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為玉人觀之者傾都驛騎將軍  
王濟玠之舅也雋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  
語人曰與玠同遊固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及長好言玄理其後多

病體羸母恒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琅  
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故時人為之語曰衛  
玠談道平子絕倒澄及王玄玉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  
不如衛家一兒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公冰清女壻玉  
潤辟命屢至皆不就久之為太傅西閣祭酒拜太子洗馬璩為散騎侍  
郎內侍懷帝玠以天下大亂欲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舍仲寶去也玠  
啓諭深至為門戶大計母泣涕從之臨別玠謂兄曰在三之義人之所  
重今可謂致身之日兄其勉之乃扶輿母轉至江夏玠妻先亡征南將  
軍山簡見之甚相欽重簡曰昔戴叔鸞嫁女惟賢是與不問貴賤况衛  
氏權貴門戶令望之人乎於是與女妻焉遂進豫章是時大將軍王敦  
鎮豫章長史謝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  
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  
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  
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以王敦豪爽不羣而好居

晉列六

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鄴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勞疾  
遂甚永嘉六年卒時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葬於南昌謝鯤哭之  
慟人問曰子有何恤而致斯哀荅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咸和中改葬  
於江寧丞相王導教曰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  
脩薄祭以敦舊好後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  
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杜乂膚清叔寶神清其為有  
識者所重若此于時中興名士唯王承及玠為當時第一云恒族弟展  
字道舒歷尚書郎南陽太守永嘉中為江州刺史累遷晉王大理詔有  
考子證父或鞭父母問子所在展以為恐傷正教並奏除之中興建為  
建尉上疏宜復由刑語在刑法志卒贈光祿大夫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父平魏漁陽郡守華少孤貧自牧羊同郡  
盧欽見而器之鄉人劉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華學業優博辭藻溫  
麗朗瞻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少自脩謹造次必以禮度勇於  
赴義篤於周急器識弘曠時人罕能測之初未知名者鶴鶴賦以自寄

其詞曰何造化之多端播羣形於萬類惟鶴鶴之微禽亦攝生而受氣  
育翮翹之陋體無玄黃以自貴毛無施於器用肉不登于俎味唯鷓鴣過  
猶俄翼尚何懼於罽罽鬻蒼龍是焉游集飛不飄揚翔不翕習其居  
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母食不過數粒栖無所滯游無所盤匪  
陋荆棘匪榮葑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禽之  
無知而處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賈害不飾表以招累靜守性而不矜動  
因循而簡易任自然以為資無誘慕於世偽鷓鴣介其喙距鷓鴣軼  
於雲際鷓鴣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鳥與歸鴈又矯翼而增逝  
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盧以避繳終為戮於此世蒼鷹鷲  
而受紕鸚鵡惠而入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執於九重變音聲以順旨  
思摧翮而為庸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  
昔之從容海鳥爰居避風而至條支巨爵踰嶺自致提挈萬里飄飄逼  
畏夫唯體大妨物而形瓌足偉也陰陽陶烝萬品一區巨細舛錯種繁  
類殊鷓鴣宜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普天

晉列傳六

九

壤而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陳留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由  
是聲名始著郡守鮮于嗣薦華為太常博士盧欽言之於文帝轉河南  
尹丞未拜除佐著作郎頃之遷長史兼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遂  
即真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  
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  
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數歲拜中書令後加散騎常  
侍遭母憂哀毀過禮中詔勉勵逼令攝事初帝潛與辛祐謀伐吳而羣  
臣多以為不可唯華贊成其計其後祐疾篤帝遣華詣祐問以伐吳之  
策語在祐傳及將大舉以華為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筭軍  
既進而未有剋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  
問耳時大臣皆以為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為必剋及吳滅詔曰尚書  
關內侯張華前與故太傅羊祜共創大計遂典掌軍事部分諸方筭定  
權略運籌決勝有謀謨之勳其進封為廣武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一人  
為亭侯千五百戶賜絹萬匹華名重一世眾所推服晉史及儀禮禮書

並屬於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盛有台輔之望焉而  
荀勗自以大族侍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間隙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  
可託寄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為忤旨  
聞言遂行乃出華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  
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  
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无虞頻歲豐稔  
士馬彊盛朝議將欲徵華入相又欲進號儀同初華毀徵士馮恢於帝  
統即恢之弟也深有寵於帝統嘗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曰臣竊謂鍾  
會之黷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邪統免冠謝曰臣愚冗瞽言罪應  
萬死然臣微意猶有可由帝曰何以言之統曰臣以為善御者必識六  
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故仲由以兼人被抑冉求以  
退弱被進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  
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之見有限而太祖誇  
獎太過嘉其謀猷盛其名器居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無遺

平旦列傳六

十一

策功在不賞軒張跋扈遂違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  
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而生亂事無由而成矣帝曰然統  
誓首曰陛下既已然微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  
喪帝曰當今豈有如會者乎統曰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易曰臣不密  
則失身帝乃屏左右曰卿極言之統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  
海內莫不聞知據方鎮撫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頃之  
徵華為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惠帝即位  
以華為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和嶠俱以德望為楊駿所忌皆不與朝  
政及駿誅後將廢皇太后會羣官於朝堂議者皆承望風指以為春秋  
絕文姜今太后自絕於宗廟亦宜廢黜惟華議以為夫婦之道父不能  
得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父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其所親  
為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為孝成后故事貶皇太后之號還稱  
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不從遂廢太后為庶人楚王瑋受密詔  
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華白帝

以瑋矯詔擅害二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駟虞楷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散及瑋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金章紫綬固辭開府賈謏與后共謀以華庶族儒雅有籌略進無逼上之嫌退為眾望所依欲倚以朝綱訪以政事疑而未決以問裴頠頠素重華深贊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為諷賈后雖凶始而知敬重華久之論前後忠勳進封壯武郡公華十餘讓中詔敦壁乃受數年代下邳王晃為司空領著作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其為太子所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謏驕傲太子恨之形于言色謏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以寒悴自湏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已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又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朗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

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况權戚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會君善吉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羣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恒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左僕射裴頠以為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內出太子素啓事十餘紙眾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為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為鎮西將軍撓亂關中氏羌反叛乃以梁王彤代之或說華曰趙王負昧信用孫秀所在為亂而秀變詐奸人之雄今可遣梁主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乎華從之彤許諾秀友人辛冉從西來言於彤曰氏羌自反非秀之為故得免死倫既還詣事賈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讎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蚩劔王莽頭孔子殺等盡焚焉時華見劔穿屋而飛莫知所向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為柏識者以

為不祥又華第舍及監省數有妖怪少子躄以中台星并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脩德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發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為霸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距之雅怒曰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卧忽夢見屋壞與見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頡俱被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為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軋之議臣諫事具有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荅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于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為之延譽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機篋嘗徒居載書三十乘祕書監執掌虞撰定官書比身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祕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惠帝中人有得烏毛長三丈以示華

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鳥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坐華發噐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公園中茅積下得一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雉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為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為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為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

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豔發大盆  
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甚炫目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  
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  
當戴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  
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  
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  
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  
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  
蟠紮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蕩沸於是失劍華歎曰  
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  
焉後倫秀伏誅齊王固輔政摯虞致箋於固曰間於張華沒後入中書  
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帝問華可以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答  
明德至親莫如先王且留以為社稷之鎮其忠良之謀款誠之言信於  
幽冥沒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世而論也議者有責華以愍懷

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當此之時諫者必得違命之死先聖之教死而  
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吳之宗臣不  
爭逆順之理理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教之所不責也固於是奏曰臣聞  
興微繼絕聖王之高政貶惡嘉善春秋之美義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  
表商容之間諫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  
之臣以斷喪王室肆其虐吳功臣之後多見泯滅張華裴頠各以見憚  
取誅於時解系解結同以羔羊並被其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  
之今陛下更月日之光布惟新之命然此等諸族未蒙恩理昔藥卻降  
在阜隸而春秋傳其違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為刺  
臣備忝在職思納愚誠若合聖意可令羣官通議議者各有所執而多  
稱其寃壯武國臣竺道又詣長沙王求復華爵位依違者久之太安一  
年詔曰夫愛惡相攻佞邪醜正自古而有故司空壯武公華竭其忠貞  
思翼朝政謀謨之勳每事賴之前以華弼濟之功且同封建而華固讓  
至工八九深陳大制不可得爾終有顛敗危辱之慮辭義懇誠足勸遠

近華之至心誓於神明華以伐吳之勳受爵於先帝後封既非國體又  
不宜以小功踰前大賞華之見害俱以奸逆圖亂濫被枉賊其復華侍  
中中書監司空公廣武侯及所沒財物與印綬符策遣使弔祭之初陸  
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  
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華誅後作誄又為詠德賦以悼之華著博  
物志十篇及文章並行於世二子禕驥

禕字彥仲好學謙敬有父風歷位散騎常侍驥儒博曉天文散騎侍郎  
同時遇害禕子輿字公安襲華爵避難過江辟丞相掾太子舍人

劉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也本兵家子質直少言少為縣小吏功曹夜  
醉如廁使卞燭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  
者卿云何以為亭子令即召為門下史百事踈簡不能周密令問卞能  
學未荅曰願之即使就學無幾卞兄為太子長兵既死兵例須代功曹  
請以卞代兄役令曰祖秀才有言遂不聽卞後從令至洛得入太學試  
經為臺四品吏訪問令寫黃紙一鹿車卞曰劉卞非為人寫黃紙者也

訪問知怒言於中正退為尚書令史或謂卞曰君才簡略堪大不堪小  
不如作守舍人卞從其言後為吏部令史遷齊王攸司空主簿轉太常  
丞司徒左西曹掾尚書郎所歷皆稱職累遷散騎侍郎除并州刺史入  
為左衛率知賈后廢太子之謀甚憂之以計干張華而不見用益以不  
平賈后親黨微服聽察外間頗聞卞言乃遷卞為輕車將軍雍州刺史  
卞知言泄恐為賈后所誅乃飲藥卒初卞之并州昔同時為須昌小史  
者十餘人祖錢之其一人卿卞卞遣扶出之人以此少之

史曰曰夫忠為令德學乃國華壁彙星之有禮義人倫之有冠冕也衛  
瑾撫武帝之牀張華距趙倫之命進諫則伯玉君多臨危則技先為美  
遵乎險輟理有可言昏亂方疑則事睽其趣松筠無改則死勝於生固  
以赴蹈為期而不辭乎傾覆者也俱陷淫網同嗟承劔邦家殄瘁不亦  
傷哉

賈曰賢人委質道映凌寒尸祿觀敗吾生未安衛以賈  
滅張由趙殘忠於亂世自古為難







